

首部引用家族獨家日記，
揭開民國政壇與隱蔽戰線驚天秘聞的重磅力作。

紅帷幕後的重重影——

胡鄂公傳

- 他是辛亥北方革命軍總司令，也是中共中央的情報部長
- 他是李大釗生死與共的摯友，是馮玉祥、楊度加入中共的引路人，更是周恩來親筆盛讚「功勳不朽」的特科戰友
- 他是鐵骨錚錚的國會議員，卻甘願化身為「紅帷幕後的影子」，與日軍大將展開驚心動魄的秘密博弈

胡正灝 著

目錄

推薦序一 楊度之孫 楊友麒	6	9 偵探科長 / 兼管軍法 / 臨危受命	88
推薦序二 梁思成與林徽因之曾孫女 梁周洋	9	10 排兵佈陣 / 率軍出擊 / 凱旋而歸	100
前言	12		
序幕	17		
第一幕 少年成長篇		第三幕 辛亥革命篇（下）	
1 少年時期 / 社團中人？ / 農耕商賈	24	11 權力鬥爭 / 前線叛變 / 火燒漢口	110
2 求學歲月 / 牛皮公司 / 與鬼共寢	30	12 討論約法 / 黃興分歧 / 鄂軍代表	122
3 革命同盟 / 新式陸軍 / 打消念頭	36	13 重振信心 / 英雄相見 / 北京起義	133
4 籌款赴日 / 除夕團聚 / 北上求學	44	14 重回保定 / 槍法如神 / 任邱起義	142
5 北京苦讀 / 肝腸寸斷 / 義無反顧	50	15 灤州起義 / 寺廟宣誓 / 運煤船上	151
		16 南京請款 / 革命土匪 / 暗殺行動	163
第二幕 辛亥革命篇（上）		17 集權司令 / 天津起義 / 荒唐再敗	168
6 學生領袖 / 斷髮反清 / 共和會長	56	18 北方終戰 / 猝不及防 / 原地解散	175
7 籌備團體 / 析骨易子 / 發動學潮	63		
8 南昌分會 / 保路運動 / 武昌空虛	74	第四幕 阻止帝制篇	
		19 留在天津 / 紀念同志 / 回到起點	184
		20 荊旗善後 / 痛罵總統 / 議員競選	191
		21 國會黨爭 / 校長閒職 / 背信棄義？	200

22 赴川叛徒 / 革命醞釀 / 果然稱帝	210	36 北京特科 / 傳授經驗 / 時局劇變	349
23 湖南屠夫 / 縱火元兇 / 共同護國	218	37 滿洲醞釀 / 軍閥入黨 / 左傾荼毒	355
24 五將軍電 / 四川獨立 / 革命已成？	224	38 福建事變 / 路線分歧 / 被捕入獄	365
第五幕 迷茫歧路篇		39 恢復工作 / 轉戰香港 / 統戰西南	371
25 二任議員 / 逐漸迷茫 / 返身國學	240	40 兩廣事變 / 剛愎同志 / 黨籍被開？	379
26 再次赴川 / 和談特使 / 找回自我	248	第八幕 國府抗日篇	
27 傾力捧紅 / 一代畫家 / 人生摯友	256	41 離黨投敵？ / 全面抗戰 / 大將談判	396
28 沉溺鬥爭 / 政務廳長 / 驅逐出鄂	265	42 展露實力 / 情報天才 / 恢復聯繫	407
第六幕 共產反帝篇		43 堅決抗戰 / 痛斥汪逆 / 中華民族	418
29 社會主義 / 路線分歧 / 競爭合作	280	44 誘引惡魔 / 防共藉口 / 宿敵賣國	429
30 遭受排擠 / 舌戰《嚮導》 / 兩黨合併	292	45 最大漢奸 / 軍統特科 / 滿鐵住宅	438
31 學潮工潮 / 賄選總統？ / 設計開除	299	46 堅守前線 / 日軍南進 / 致命打擊	446
32 黨內鬥爭 / 領導外交 / 國會再斷	307	第九幕 最後堅守篇	
33 白色恐怖 / 紅色堅守 / 無力回天	317	47 繼續堅守 / 經濟困難 / 重病跋涉	466
第七幕 特科統戰篇		48 同志軟禁 / 抗戰勝利 / 新聞人士	474
34 掙扎重建 / 懲治叛徒 / 中央特科	334	49 最後一搏 / 身赴台灣 / 特科終章	480
35 地下工作 / 情報網絡 / 營救同志	341		

序幕

台北，和平東路，胡鄂公寓。清晨時分，天色還帶著一抹灰藍，薄霧輕籠街道，遠處隱約傳來早市小販的叫賣聲。公寓內，一盞昏黃的檯燈亮著，光圈映在斑駁的木桌上，桌邊堆滿了書卷與紙張，顯示出主人龐雜的閱讀習慣。

胡鄂公早已起身，他坐在木椅上，手指微微顫抖地翻閱著工作人員昨夜送來的綜合報告，眉頭時而緊鎖，時而舒展，像是陷入了某段久遠的回憶。他已略帶花白的頭髮在燈光下泛著銀光，眼角的皺紋深深刻劃著風霜，但他的眼神卻仍透出一股不減當年的銳氣。

門外傳來輕叩聲，胡公遲推門而入。他步履輕穩，手中抱著一疊物件。瞧了一眼父親專注的神情，他便放輕了聲音，溫和地說：「爹，您讓我找的東西，我給您整理好了。」說著，他微微彎腰，將物件一件件擺上桌面，動作輕柔，生怕驚擾了父親的思緒。

胡鄂公抬起頭，望向胡公遲，眼神裡帶著一絲茫然，似是想不起來胡公遲說的是甚麼事情了。他的目光又轉向桌上那堆熟悉卻又略顯陌生的物件。胡公遲站在一旁，嘴角微微上揚，帶著一抹溫暖的笑意。他知道父親的記性漸漸衰退，最近總是多找機會和他說話，想讓那顆沉寂的腦袋重新活絡起來。

「這是您手書的《武昌首義三十五日誌》和在中華書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胡公遲拿起兩冊泛黃的書冊，封

面邊角已有些卷曲，指尖輕撫過書脊，似乎能感受到當年父親寫下這些文字時的激情。胡鄂公的目光落在書上，眼神漸漸聚焦，嘴角不自覺地微微抽動。他仿佛又回到了武昌起義的硝煙之中，看見自己與都督府的革命同志並肩而立，一點一滴搭建起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共和體制的政府。他想起了自己站在風雨飄搖的前線陣地，指揮軍隊迎擊清軍；也想起了為打開北方革命局面，帶領同志掀起一場場驚天動地的起義，誓要阻擊袁世凱篡奪革命成果。

「這是您在民國初年，三次任國會議員，在眾議院的提案一卷。」胡鄂公接過這卷提案，指尖摩挲著紙張，眼神中閃過一絲複雜的光芒。他想起了自己在國會中與議員們爭得面紅耳赤的場景——有時怒拍桌子，洪亮的聲音震得窗戶嗡嗡作響；有時甚至動手推搡，卻又在爭吵後與對方把酒言歡，結為兄弟。民元國會屢次被迫中斷，他也因此三度成為議員。他推動勞動法立法，提案取消治安警察條例，怒斥英國人在華的霸道作法。那些質問政府的激烈言辭、為國民爭取權利的提案，有些已落地生根，有些卻如風中殘燭，最終無果。

「這是蘇聯大使加拉罕贈予您的合金香煙盒。我還找到一張李大釗先生和您倆的合照。」胡公遲從一旁取出一個精緻的雕花金色香煙盒，盒蓋上隱約刻著幾行俄文。他又遞上一張泛黃的照片。胡鄂公沒有看那香煙盒，而是緩緩伸出略顯僵硬的手，

接過了照片。他的目光落在照片上那兩個年輕的身影——自己穿著長衫，意氣風發，李大釗戴著圓框眼鏡，笑容溫和。那是他們各自成立共產組織的歲月。他身為國會議員，在國會上慷慨陳詞，力主中蘇建交，與加拉罕把酒言歡，結下深厚友誼。而李大釗，是他在中共黨內最親密的同志，兩人並肩作戰整整五年，即便是白色恐怖也沒有把他們嚇退北京。李大釗不時藏匿在胡鄂公家中。直到李大釗遇害前一天，胡鄂公還在四處奔走，試圖護他周全。看著照片中李大釗的臉龐，他的音容笑貌仿佛重現在胡鄂公的眼前。胡鄂公的眼神漸漸濕潤，嘴唇微動，卻沒說出話來。

「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先生，您與他直接聯繫的短波電台，這是當時拆下來的燈泡。」這是一個蒙塵的舊燈泡，燈絲早已斷裂，玻璃表面佈滿細小的劃痕。胡公遲捧著燈泡，他的臉上也不禁浮現出一抹感慨的神色，仿佛回到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歲月。胡鄂公聽到「短波電台」幾個字，雙眼猛地一亮，似是被勾起了某段深埋的記憶。他緩緩抬起頭，望向胡公遲，眼底流露出一絲心痛與歉疚。那是在日佔上海的孤島歲月，父子二人為了這台電台，差點雙雙付出生命。

「還有，中央特科的周恩來先生，他現在是政務院的總理了。他寫給您的那封信，信封我找到了，但裡面的信我沒找到。您是否有印象帶來了，還是留在了霞飛路？」胡鄂公聽到周恩

來的名字，眼神微微一顫。他與周恩來從中央特科創建之初便並肩作戰，在情報戰線上出生入死。那封信是周恩來從陝北寄來的，當時他長征跋涉至延安，而自己則輾轉於京、滬與西南，奔波於統戰前線。他努力回想，卻只記得信封被自己小心收了起來。那封信，究竟去哪了呢？

胡公遲靜靜地站在父親身旁，雙手垂在身側，目光柔和地注視著他，等待父親的回應。良久，胡鄂公只是低著頭，緊握著照片與信封，嘴唇微微顫動，卻未發一語。胡公遲輕輕歎了口氣，望向父親那張佈滿溝壑的臉——他的思緒已飄向了遙遠的過往，眼神空茫而深邃。於是，胡公遲不再打擾，緩緩退到門邊，輕輕帶上門，留下一室靜謐。

胡鄂公獨自坐在桌前，強烈的晨光照射進臥室，刺得他視線有些模糊。他緩緩站起身，把厚重的紅色窗簾幕布拉了起來，光線頓時轉弱，他的身影隱入黑暗之中。僅有一縷陽光透過了紅色簾幕，把房間內的胡鄂公隱隱暈成紅色。他坐回了椅子上。陽光又隱隱灑落在那些物件上，它們拉出了五道細長的影子，歪歪斜斜地延伸向前，最終匯聚在桌前胡鄂公的身上。

8 南昌分會 / 保路運動 / 武昌空虛

1911.03 - 1911.10.11

在北京躲了一段時日後，胡鄂公聽聞同盟會在廣州醞釀起義，心中頓時燃起希望，決定南下廣東，親身參與這場舉事。膽大心細的他喬裝成商人模樣，接上假髮辮，小心翼翼地躲避追捕，經天津乘輪船抵達上海。¹²

結果他風塵僕僕趕到上海，正要繼續行程時，卻得知廣州黃花崗起義已經失敗。他記得保定的同學有一些轉學江西高等農業學堂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在長江中部，扼制南北，一定是將來革命必爭之地。於是，胡鄂公決定去江西南昌繼續鼓動革命，並投考了江西高等農業學堂。這段時間來一直在四處流離奔波，說不疲憊是假的，但他的意志卻沒有絲毫動搖。既然已許身革命，革命未成，就不會追求安定。

這所學堂的校長由江西提學使¹³兼任。學生轉學入學者，按規定必須由提學使到學校出題面試。提學使給胡鄂公出了一道作文題，題為「論諸葛亮躬耕南陽不求顯達」。胡鄂公交卷後，提學使細讀他的文章，字裡行間透出對亂世的深刻洞察，愈看愈驚喜，竟忍不住拍桌子叫道：「你這是說透武侯的心事了！」胡鄂公當場被錄取為農業林科的插班生。

農業學堂在南昌近郊，距撫州門外幾里路，江西農會就設在校內。農場廣闊，苗圃叢生，到處都是沼澤，每到夏秋之際，蚊子聲如雷鳴，讓人腦袋發脹。熱氣蒸騰，汗水順著額頭滴落，黏在皮膚上，如第二層皮膚一般。他住進宿舍，木床潮濕，夜裡蟲鳴不絕。

胡鄂公的活動效率很高，組織工作也已有了很多經驗，他轉入學校沒幾天，已發展了十幾位同學加入共和會。此時，留學日本的同盟會員鄭摩漢剛回來不久，也很快得以結識胡鄂公，加入了共和會。他帶著同志到郊外開籌備會，定下了成立時間及分會負責人，並為近期廣州起義殉義的革命同志散發傳單致悼。

胡鄂公深知真正武裝起義需要謹慎地準備與醞釀，連同盟會起義都屢屢失敗，以共和會現在的發展程度，如果貿然行動，只會輕易被撲滅，激不起一點浪花。但他的內心已經開始愈加焦躁，比起現在的籌備工作，他更希望自己當時可以直下廣州，參與起義。

有一天，胡鄂公在報紙上看到了朝廷正式宣佈了「鐵路國有政策」，凡以前經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籌款修築鐵路的定案，一律取消。胡鄂公看著手中報紙上的鐵路照片，思緒順著鐵軌駛向了全國各省。朝廷竟敢如此強勢而為，一定會引起全國大範圍的抗爭。但究竟會如何發展？胡鄂公趕緊找來了相關報紙，

打算把中國鐵路發展的脈絡摸清楚，以便將這場風波引導至革命行動。

胡鄂公埋頭閱讀，事情也漸漸清晰了起來。大家一直稱為「中國鐵路大王」的盛宣懷，是首任的鐵路督辦大臣，有了他才有了中國的鐵路。但他興辦鐵路的過程中，舉借了大量的外債，致使各國紛紛爭奪中國的鐵路權益。可是鐵路帶來的便利有目共睹，湖廣地區因此倡導通過籌款來購買鐵路，一時間興辦民辦鐵路公司的熱潮蔓延全國。然而，朝廷迫於各方壓力，竟打算出賣路權，這一舉動引起民眾強烈抗爭，反對的浪潮此起彼伏。

各國互相的紛爭及民辦鐵路的混亂之下，各國組了銀團，一致與清朝廷談了借款協議，獲取修築權和延長建築優先權，在盛宣懷的強勢推進下，才有了這次的「鐵路國有政策」。胡鄂公覺得，此人倒是敢想敢做，但發展了鐵路後，還是代表外國和朝廷的利益欺壓百姓，胡鄂公甚為之不恥。

通讀之下，全國各地的鐵路新聞中，三則關於四川的川漢鐵路消息得到了胡鄂公的注意：其一，《川漢鐵路總公司集股章程》，明確宣佈不借外債，不招外股，專集華股。股本中有強制隨糧徵集的「租股」，租股以市價折股票，鐵路建成後可分紅利。因此，凡是納稅的四川農戶皆為公司股東。¹⁴其二，租股佔川漢鐵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來越大，因此四川紳民強烈要

求改官辦為商辦。然而，官股退出後，公司管理階層仍充斥各級官員。其三，這次「鐵路國有政策」，地方的集資款概不退現款，只換發國家鐵路股票。¹⁵

官股退出意味著四川民眾對自身權益有抗爭意識，且抗爭有了一定的成果。公司管理層仍充斥官員，胡鄂公敢打包票，公司內部必然會有官員虧空的情況，意味著四川民眾的利益仍然被官員侵蝕。而這次鐵路國有只發股票，意味著之前的抗爭成功也消失殆盡，更是借了外債，讓外國得到了大量權益。思考了一陣，胡鄂公內心開始狂跳。

這些消息組合在一起，意味著，四川將會爆發劇烈的官民衝突，屆時必有機會發動起義。於是，胡鄂公便約定了保定的同志在暑假時一起從漢口去四川。當下，他先留在南昌積極募款，購買槍械彈藥，為發動江西的起義作準備。胡鄂公耳邊仿佛響起未來的炮聲，鼻尖又似聞到了火藥味，他早已等待不及。距離他親身參加起義的時間，確實也愈來愈近了。

時間一晃而過，胡鄂公暑假回到江風濕熱的漢口，發現湖北的革命團體已不勝枚舉。這些社團都崇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推翻清朝專制，建立中華民國為唯一宗旨。在漢口的共和會同志不超過二十人，有人同時在共進會，有人同時在文學社，這種跨會跨社的事，是革命團體普遍的表現。而清朝防範很嚴，革命機關多次遭到破壞，革命同志經常和團體斷了聯繫。胡鄂

公和同志商量，打算透過同時在其他社團的共和會同志，與共進會、文學社相聯合，以促成革命同志的大團結，並且企圖聯絡軍界，為革命的武裝行動作準備。

胡鄂公這次回到漢口，與劉公、孫武、蔣翊武、胡瑛等人見了面。胡鄂公把想法告訴了他們，認為革命勢力不可分隔。有同志要求胡鄂公直接加入其他社團，胡鄂公說：「同是革命團體，還分甚麼彼此嗎，聯合少數人而集成多數人，聯合小團體而湊成大團體，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革命事業，都是這樣搞成的。我們共和會佈滿於京、津、通、保一帶，正要在此地設立支部，以相呼應。你替我幫忙，把這個工作做好，將來北方發動，這裡響應，這裡發動，北方響應，豈不是容易成功？」

大家原本只想著湖北的形勢，聽了胡鄂公提出南北聯動的想法，都很是贊同。尤其是胡瑛，他拍了拍胡鄂公這位本家的肩膀，笑著說：「自家兄弟，果然有想法。」恰逢此時，譚人鳳奉香港同盟會統籌部之命，統籌長江一帶革命團體。居正、宋教仁、胡瑛便為此奔走，湖北革命團體的團結便得以完成，為即將到來的武昌起義作好了準備。

正當胡鄂公準備出發前往四川時，他聽說四川官憲從奉詔鐵路收歸國有後，防範革命黨人甚嚴，尤其是針對進入四川官憲的青年，生怕他們鼓動學潮，引起革命，胡鄂公的四川之行只得作罷。他考慮了一下，決定再度返回北方，到了河南發展

共和會分會，把暗流湧動的河南革命形勢組織起來。出發前，他在漢口的後花樓設定了共和會的通訊處，並和在湖北的同志約定，武昌起義時，他就會回來。

果然如胡鄂公所料，不久後，保路運動的風潮就愈演愈烈。當時傳聞說四國銀團的借款是有回扣給清廷的，於是激發了民眾反抗的怒潮。這個怒潮開始時和革命並沒有關連，在革命黨人的運動下，演變下去卻和革命洪流匯合起來了。民眾提出「誅盛宣懷以謝天下」和「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四省中最激烈的是四川。成都各界人民宣佈罷課、罷工、罷市、抗捐。四川都督設計誘捕保路代表，請願民眾被擊斃。保路運動很快便脫離了和平請願而轉向武裝起義。四川各縣民眾都紛紛集合進攻省城。革命黨人「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實」，也已暗中聯絡會黨，伺機進行武裝起義。¹⁶

清廷為撲滅保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湖北新軍中的一協步兵入川，協助四川清軍鎮壓。清軍在湖北防禦力量大大減弱，是絕無僅有的大好機會，湖北的革命同志打算趁此機會起義。改寫歷史的武昌起義，即將要趁這個湖北新軍空虛的檔口拉開序幕！

在共和會的同志的數度催促下，1911年10月10日晨，胡鄂公坐火車從駐馬店到漢口。在車站時，胡鄂公聽到漢口北上的客人談論，說武昌已宣佈全城戒嚴，官兵不能外出。上了車，

與車上同鄉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談掌故，胡鄂公的思緒又飄到了剛聽到的武昌形勢。

火車的轟鳴聲、乘客的交談聲，在胡鄂公的耳中全部褪作了背景音。他在腦海中的自問自答成為了唯一的焦點。他在仔細判斷武昌的形勢，以及到達後該如何行動。此前富晉告訴胡鄂公的新軍情況派上了大用場，軍隊形勢他已了然於胸。端方既已帶了一協步兵離鄂，那仍然駐守的新軍，再加上地方的巡防營，不過一萬多人。這一萬多人中，不外乎敵人和同志兩類，同志在軍隊中發展的情況如何？只需要半數，不，三分之一即可，以有理想打無士氣，加上支持革命的民眾，這次的成功機會並不小。

地形呢？武漢三鎮¹⁷，武昌、漢陽、漢口。武昌與漢口、漢陽隔長江南北而望，漢口、漢陽之間又隔著漢江，軍事調動與部署皆更需時。此次革命起義在武昌醞釀，革命軍據武昌而攻漢口、漢陽，佔據漢陽兵工廠、漢口的京漢鐵路大智門車站，便能掌握武漢三鎮的局勢。

戰略呢？湖廣總督張之洞病逝後，接任的瑞澂是滿洲正黃旗人，對革命已有察覺。現在武昌戒嚴，高壓氣氛之下，形勢將會一觸即發，但他根基不在兩湖，與張之洞並不一樣。第八鎮統制張彪在胡鄂公加入新軍時已是統制。瑞澂與張彪，分別作為地方與軍隊的最高首長，他們如何應對，便是局面的關鍵。

而總督府即在武昌，倘若武昌這次能獨立，則士氣民心皆利於革命黨人，有了與外省過來鎮壓的清軍對峙的能量。

胡鄂公愈想愈興奮，在火車上忍不住猛地站了起來。見到同鄉及眾人困惑又緊張的目光，他才訕笑著重新坐下。當天下午，胡鄂公到達了漢口。出發前，他已與共和會的同志通信，約定了時間，但他們卻久久不來車站見面，胡鄂公望著大智門車站的人來人往，天色早已昏暗，內心愈發焦急。久等無果，他便小心地去了共和會的後花樓通訊處。到了地方，卻發現空無一人，大門也被漢口警察局貼上了封條。

問了隔壁的雜貨店老叟，胡鄂公才知道，昨日俄租界革命總機關炸彈意外爆炸，革命黨冊籍盡被抄去，所以各處革命機關多被查封。此時夜已深沉，早已沒了還願意渡江到武昌的船家。胡鄂公只得找了漢口的旅館先住下。這一晚，胡鄂公硬邦邦的床上，聽到徹夜不停的槍聲，翻來覆去難以入睡。這些槍聲，到底是革命軍擊殺了清軍，還是清軍打敗了革命軍？胡鄂公徹夜未眠。

清晨盥洗完後，胡鄂公換上了西裝。這套黑色的西裝是他第一次穿，是母親為他與哥哥胡玉璋親手做的，一人一套。她雖然一直擔心胡鄂公兄弟倆革命的安全，但又希望他們能成功實現自己的理想。代表新時代的革命人士不少有留洋背景，他們都身著西裝。胡鄂公兩兄弟雖然沒有機會出國，但她仍然希

望他們未來有一天，能以最好的形象融入革命潮流。胡鄂公對著鏡子整了整衣領，哥哥雖然不在了，但自己會繼續他的志向。他的眼神堅定了起來。

走出房門，胡鄂公聽到同一旅館的旅客說，瑞澂、張彪等棄城逃走，武昌已為革命軍佔領。胡鄂公急忙推開窗戶，望向窗外，眺望武昌，模糊中似見到了革命軍的大旗迎風飄揚。武昌革命軍的第一仗贏了！顧不得別的，胡鄂公馬上就要結賬走人，渡江與同志匯合。

到了櫃檯，問旅館賬房拿來賬單，胡鄂公一看，竟是比價目表上貴了幾倍。胡鄂公抬頭望向賬房：「這算錯了吧？」賬房心知理虧，故作氣勢洶洶，怒目而視：「這是今天的價格！你不看看外面是甚麼樣子了？」胡鄂公問道：「今天又如何？槍砲聲關我甚麼關係……」話未說完，賬房雙手猛地推了他一把，他猝不及防撞到了幾米外的牆上，背上一陣疼痛。胡鄂公勢單力薄，主要是又急著走，只得把錢付了，拿上行李乘人力車到碼頭。

起義之後，城裡亂成一團，路上到處是攔路搶劫的暴徒，胡鄂公的行李也被全部搶走，付完人力車錢，胡鄂公只剩下了三塊銀元。他站在碼頭，江風冷得刺皮膚，空氣裡隱約有血腥味。胡鄂公在碼頭邊等船，從九點半等到下午，昨晚的槍聲讓船家都不敢出船，江水拍岸，胡鄂公心裡愈來愈急。直到兩點

多，終於來了個敢載他的船夫，胡鄂公趕忙上船讓他出發。

可當船行駛到漢陽門江岸，岸上哨兵作勢欲射擊船隻時，船夫嚇得手抖，當即便要調頭回去。胡鄂公此時再也顧不得那麼多，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聲音低沉地命令道：「靠過去！」船夫看他眼神銳利，沒敢吭聲，硬著頭皮把船靠了岸。

這些哨兵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左臂纏著白布，是革命軍的標記。他們看向小舟上的二人，對著自己黑壓壓的槍口，船夫驚恐萬分，胡鄂公卻絲毫不懼，更是滿臉高興欣賞的神色。他們再仔細打量胡鄂公，見他身著西裝，留著短髮，一看就是革命黨人。哨兵放下了槍，迎上前來，對胡鄂公喊了聲「同志」，伸出手把胡鄂公攙上了岸。應胡鄂公要求，哨兵欣然帶他去黃鶴樓見革命軍的長官。

此時，武昌城中仍然混亂，漢陽門附近橫屍遍野，城中仍隱隱傳來槍聲。哨兵正想解釋情況，看了胡鄂公一眼，發現此人鎮定自若，不由地便住了嘴，內心敬佩無比：敢帶頭掀起革命的人真是個個都不同凡響！

二人向黃鶴樓走去，胡鄂公問道：「在黃鶴樓的長官是甚麼職務？」哨兵答道：「現在黃鶴樓是步、砲兵各一排。昨晚起義後各營長官多已逃匿，臨時負責的只是士兵代表而已。今天各界同志在諮議局開會，已舉協統黎元洪為都督，設都督府於諮議局。今天內，軍隊就會全部改編為革命軍，確定軍隊長官。」

到了黃鶴樓，胡鄂公便向在此負責的士兵說道：「我有事到都督府見黎元洪，請你派人帶我前往。」指揮的士兵聞言，尊敬地讓胡鄂公稍等，因為城中仍在肅清殘敵，步行恐怕被飛彈掠及，待差馬返回便派人護送胡鄂公到都督府。胡鄂公便在黃鶴樓等待，內心考慮到都督府後的對策。

都督黎元洪，早在自己入新軍營時已是協統，是湖北地區軍事的二號人物。軍中人士都知道他為人忠厚，體恤士兵，現在更是被革命同志推舉為都督。自己能以甚麼方式參與革命呢？胡鄂公內心有了主意。待差馬返回，便有士兵帶著胡鄂公到都督府。一路上，槍聲此起彼伏，又迎面見到三名革命軍押著五個旗兵經過，是要送到黃鶴樓發落的。



圖一：湖北軍政府公署之近景（舊時之諮議局）。¹⁸

到了都督府，胡鄂公抬頭望去，過去曾見過的省諮議局建築，現在多了此前沒有的緊張與肅殺之氣。門口的旗子被風吹得呼呼響，空氣裡混著血腥和火藥味。

負責護送的士兵朗聲道：「報告，胡同志有事見都督，騎兵高炳章由黃鶴樓護送來此，完了。」樓上高聲傳語：「請胡同志上樓來。」

胡鄂公下馬上樓，見到樓上有數人下樓迎接自己。胡鄂公與他們並不相識，互相問候後，才得知是參謀部副部長吳兆麟、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他們熱情地將胡鄂公引導到都督黎元洪面前。黎元洪穿著淡灰色呢夾袍，神色猶豫，看似壯實的臉龐與身軀，此刻卻略顯單薄，八字鬚鬚在燈光下微微顫動。他的眼神疲憊而游移，見胡鄂公到來，僅僅注目頷首，也不說話。這位都督竟是要等胡鄂公先說話，自己再作反應。張振武等人便在一旁圍觀。

胡鄂公認為，黎元洪既被推舉為革命都督，一定是革命同志，便開門見山地和他談論革命形勢：「我認為革命軍應該在佈防武漢三鎮後，派兵直搗北京。」他聲音清晰，眼神堅定。黎元洪聽了，面無表情，不置可否。是黎元洪認為此事太過遙遠？但革命的目的不就是推翻朝廷嗎？

那先講當下的安排吧。胡鄂公頓了頓，又說道：「我認為應該派兵扼守武勝關，解除楚豫等軍艦武裝。不然，清軍有京

漢鐵路之便利，可以長驅直入漢口；軍艦也可以穿梭於長江，武漢三鎮時時在火砲威脅之下。」黎元洪聞言，仍然沉默不語。

胡鄂公摸不著頭腦，心想：這都督怎麼不說話？天色漸暗，房間內的氣氛古怪，黎元洪臉上竟露出了莫名的焦躁。此時廚役送飯過來給黎元洪，黎元洪終於開了口：「你吃晚飯了嗎？」胡鄂公坦然答道：「沒有，我今天一天都沒吃飯，我就在這裡和你一起吃，如何？」圍觀的同志聞言都笑了。他們都比胡鄂公年長，看著這個年輕人，覺得他很有意思。黎元洪點點頭，也沒多說甚麼，結果他任都督以來的第一頓飯，便是和胡鄂公兩人在眾人的圍觀下一起吃的。

吃完後，黎元洪仍舊沉默，只讓胡鄂公與都督府軍務部的同志商討。二人吃完飯後，張振武便迎胡鄂公到軍務部一談：「胡同志，你談的都是軍務，黎都督原先不是革命同志，對革命事務也不熟悉，一小時前他還想辭任回家，被大家勸住了。所以你所說的，不是他現在願意聽的。」張振武是軍務部的副部長，見胡鄂公有想法、有魄力，已生起了留住胡鄂公的心思，便把情況向胡鄂公解釋了：「軍務部長孫武在醫院治療，我代為負責軍務。之後軍務上你有甚麼事，我們談即可。肯定要多有勞你了。」

這便是中華民國第一個軍政府剛成立的第一天。大樓內忙亂又肅穆，喊聲和腳步聲混在一起，寫著情報、公文的紙張被

翻得嘩嘩響，窗外偶爾傳來槍聲，空氣裡還能聞到血腥味。胡鄂公看著這一切，心想：終於堅持到了這一步。距離推翻清朝，愈來愈近了。

29 社會主義 / 路線分歧 / 競爭合作

1921.09.13 - 1922.09.03

胡鄂公拖著疲憊的步子回到北京，此時正值深秋，院裡的紫丁香落盡了葉子，枝桠在暮色中投下斑駁的暗影。胡鄂公推開書房的門，門軸發出低沉的吱吱聲，積塵隨著他的思緒在斜射的光線中翻飛。他的內心十分痛苦，癱坐在椅子上，目光停留在虛空中，思緒如亂麻般纏繞。不到一年，事情怎麼發展成了這樣？自己哪裡做錯了？選舉公開，初心雖好，自己意氣用事，雖然成功治了先後兩個省長，但是與虎謀皮，不知不覺就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

他開始深刻反思，追溯自己的每一步抉擇。初入革命時，他懷著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信念投身其中。雖歷經諸多失望，他選擇置身事外，未曾追逐個人權位與名利，革命雖沒有徹底成功，他卻守住了初心；隨著民國建立，他又抱著推翻袁世凱的覺悟投入革命，忍辱負重，終於換來勝利；這一次，他起初抱著推動選舉公開的決心，卻不知不覺為了意氣而被捲入了泥潭，自以為和光同塵，結果人人都認為是同流合污。胡鄂公告誡自己，一定要不忘初心。

而如今的政治局面，自己又該如何做，才能不再行差踏錯，

而緊握讓國家變強，國民幸福的初心，並參與其中呢？胡鄂公徹底放下一切工作與休閒，全心全意地閱讀、思考，尋找出路。偶然間，他看到了宣揚共產主義的刊物。他早已得知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但還未詳細了解它的起源與意義。隨著他接觸愈來愈多與之相關的資料與刊物，他的內心漸漸被震撼填滿。

十月革命中，列寧等人領導的武裝部隊向聖彼得堡冬宮發動總攻，推翻了俄國的臨時政府，社會主義的蘇維埃俄國由此成立。這場革命的「共產主義運動」使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宣稱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促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起家，引發各國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的擴張，從此深遠地影響了世界的走向。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世界給予前所未有的衝擊。

這引起了胡鄂公濃厚的興趣。他們同樣是革命者，中國的辛亥革命成功後的十年以來，國家前途依然晦暗不明，帝國主義依然在中國本土欺壓橫行，軍閥為了個人私利而混戰，民生與民權依然未能得到發展。這一切，與他投身革命的初衷相去甚遠。他渴望中國不再被列強欺侮，國家利益能夠得到保護，國民能夠愈來愈幸福，權利能得到保障……這些理想或許宏大，卻與每一個國民的切身命運緊密相連，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他們。這不正是當年眾人以生命為代價掀起革命的根本原因嗎？

他心中升起一個念頭：蘇俄革命的指導思想，是否有中國

可以借鑒的地方？甚麼叫做社會主義國家？甚麼是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列寧又是誰？十月革命為甚麼能靠著這個理論成功？國家由無產階級領導，如果國家是這樣的信念，當初的袁世凱，現在的軍閥，豈不是都不再能對國家造成惡劣影響？這一切都和自己與中國的經歷息息相關。

他將搜集來的資料攤滿書桌，目光停留在馬克思那張滿是鬍鬚的肖像上，開始潛心探究其思想。連家人叫他吃飯，他有時都充耳不聞。孫蔚強端著飯菜走進書房，見他全神貫注，心裡也明白胡鄂公的志向、挫敗與不甘，便把飯菜放在旁邊的桌子上，不打擾他，輕步退了出去。

胡鄂公如飢似渴地閱讀與思索：馬克思預言，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後，工人階級借由暴力革命獲得政權，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即所謂「社會主義革命」。雖然「社會主義」有不同的細分種類，其核心都是認為應該由社會控制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更為民主，若非如此，則稱不上社會主義，也實現不了生產資料公有的目的。

馬克思還認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所謂「共產主義」，則是在「社會主義」中的「由社會控制生產資料」再進一步：不僅生產資料公有化，連所有財產資源都全部公有，不再有所謂的「私有財產」，而且貨幣和國家都會自然消亡。

胡鄂公猛地站起身來：「社會主義」不就是解決當下中國這些問題的最好辦法嗎！拿著私人武裝的軍閥剝削民眾、貧富懸殊、民生困苦，都可以靠充分民主與生產資料公有而消滅。把這樣的思想發展出去，也能瓦解以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為核心思想的列強對中國的持續欺壓與剝削。至於「共產主義」，它是美好的願景，如果社會真的發展到了那個階段，或許全人類都能獲得更為幸福的生活。無論如何，當下該做的，就是掀起社會主義革命，推動中國實現社會主義。

胡鄂公仿佛一下子從被趕出湖北以來的死氣沉沉中活過來了。他下定決心組織共產主義政黨，把舊日的同學朋友都叫來了北京，討論革命思想，並與自己一起籌備組黨。熊得山加入了胡鄂公，早在江西加入了共和會、後來參與辛亥南昌獨立的鄭摩漢也加入了胡鄂公。

組黨有很多前期工作要做，他做得孜孜不倦。夜深人靜時，他伏案疾書，煤油燈的火苗在窗縫漏進的寒風中搖曳，將他的影子拉得忽長忽短。漸漸地，越來越多同志開始登門，他們壓低嗓音的討論常常持續到清晨。胡鄂公的舊日朋友們初與他見面時，正想問問他這次在湖北風波的內情，也想像得到他該是如何沮喪或是氣憤，而安慰的話正要說出口，沒想到胡鄂公精神煥發，目光炯炯，不由得將話咽回。

有天晚上，胡鄂公在天津與同志討論工作，便拜訪了當時

在天津的楊度。他穿著件舊長袍，眉宇間透著沉思。胡鄂公遞上一疊資料，語帶熱忱道：「共產主義與你的無我主義頗有相通之處。俄國以此建立了新的國家。」短短兩句話全部擊中楊度心事，他挑了挑眉，接過書冊翻閱，聽胡鄂公講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公有制，漸漸點頭。二人對坐論道，從共產主義的價值談及救國之道，直到茶水冷卻。楊度眼中閃過一絲探究的光芒。¹⁸⁰

一段時間後，在徹夜未眠伏案工作一天結束後，他終於把最後一頁章程謄寫完畢。他走出書房，站在院中，晨光穿透薄霧，將紫丁香的枝樞鍍上一層淡金。他才發現，紫丁香已經長出了花苞，含苞待放。他深吸一口氣，空氣中浮動著早市傳來的豆漿香氣，遠處傳來報童清亮的叫賣聲。世界又重新明亮、生動了起來。孫蔚強感受到了他的輕鬆，內心舒了一口氣，也由衷為他感到快樂。她這些日子持家有方，教子有道，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條，使胡鄂公得以心無旁騖。

1922年2月15日，胡鄂公與熊得山、鄺摩漢等同志正式成立了「共產主義同志會」，並在北京慈慧殿5號胡鄂公家中辦起了《今日》雜誌，由熊得山任主編。這是當時全中國唯一一份公開宣稱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刊物。此時，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初期，社會各界對其知之甚少，而《今日》的譯著便針對此情況，給中國社會做了大量的介紹工作。熊得山翻譯的《哥

達綱領批判》是中國最早的譯本。《今日》的許多內容是當時的社會各界從未接觸過的，因此一經問世，眾人爭相傳閱。

熊得山在第一期《今日》刊印後，對胡鄂公感慨道：「沒想到我們又幹起了辦刊物的老本行。」胡鄂公望著他，想起了十幾年前從江陵到保定、從北京到天津，無數次並肩作戰的日子，心中一熱，說道：「那時我們宣揚推翻滿清，認為共和可以終結腐敗和外侮，卻還不知道究竟如何實現。現在我們知道了。」胡鄂公繼續道：「李大釗他們已經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也已和共產國際有了緊密的聯繫。他也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我們可以為了共同的理想而合作。」「共產國際」是列寧成立的國際組織，總部位於莫斯科，是號召與扶持世界各國的共產組織進行革命的一個國際組織。為了能良好發展，共產組織都免不了和共產國際打交道，爭取獲得足夠的援助。

胡鄂公在廣泛閱讀刊物，準備組黨的過程中已經與李大釗認識。胡鄂公與李大釗的老師、灤州起義身亡的白雅雨關係密切，李大釗又是和自己一樣的理想主義者，二人愈聊愈投機。李大釗此時任中共北京支部書記¹⁸¹，他見到《今日》寫道：「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我們看它所採取的革命的方法，也確是有條理的。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變更經濟的組織，以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便乾脆邀請胡鄂公加入中共，與自己一起幹。

胡鄂公認為，既然大家的理念是一致的，各自發展，互相合作與促進，豈不是能讓中國更快進入社會主義？胡鄂公決心繼續自己幹，而李大釗也表示理解。¹⁸² 即便沒有與中共結合，但兩黨的理念一致，於是，這兩名理想主義者開始互相提攜，非常積極地進行社會運動。

沿著政黨的理念進行社會運動，而掀起社會大眾的意識，讓愈來愈多的人參與進來，是政黨工作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不久後，他們就合作發起了一個「非宗教運動」。這個運動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奴隸思想，舉行成立大會時，已吸引了五百餘人。成立大會選舉了胡鄂公、李大釗等十五人為幹事。¹⁸³

「非宗教運動」在發起詞中痛斥「帝國主義」及「宗教」在帝國主義侵略中扮演的角色：「統治階級為了便於統治人民，便故意張大天神的作用，利用宗教來愚民，那些教主則是統治階級的幫兇。耶穌教是帝國主義侵略落後國家和民族的工具，傳教士是侵略的先鋒隊」，稱要「剷除依賴性，剷除靠天、靠上帝、靠外國人幫忙的奴隸思想。做一個有理智沒有迷信，頭腦清爽，自由自在和自信的國民。努力鑽研科學，追求真理，為廣大的人類造福。」

雖統稱「宗教」，但「非宗教運動」主要矛頭對準了實質上配合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基督宗教」，也因此得到北京各界廣大人士的回應。同盟出版了《非宗教論》文集，全面地反映

了北京非基督教運動的情況，影響廣泛。許多報紙以相當大的篇幅登載這一消息，帝國主義報紙則著論攻擊。梁啟超等人也發了「非非宗教運動」的文章反對。

「非宗教運動」迫使一些教會學校不得不改變強迫學生做禮拜及禁止愛國運動的狀況，如燕京大學即取消學生必須做禮拜，長沙雅禮大學即不再禁止學生參加愛國運動。非宗教運動在這方面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胡鄂公從小不信鬼神，但他的母親卻是虔誠的佛教徒。胡鄂公自革命以來，對宗教的態度明確：他認同信仰的自由，但反對盲目迷信，並堅持要剷除通過宗教而剝削、壓制中國國民的行為。

除了社會運動外，宣傳思想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項工作。胡鄂公撰寫《馬克思傳》完成後，《今日》發行馬克思特號（第一卷第四號）。與此同時，陳獨秀為首的中共發表了〈對於時局的主張〉，把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轉換為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革命論。見到這篇文章中革命路線的改變，及開始有與國民黨合作的意思，胡鄂公隱隱有些擔憂。

此時，胡鄂公與共產國際已有了聯繫，他知道中共打算與國民黨合作，是第三國際的訓令。他找來了共產主義同志會內的眾人一同看完，開始討論道：「我認為可以利用機會來發展主義，但大談民主主義，是把手段變成目的。國民黨在民國二

年是完全的民主派，到現在，不過是一個新軍閥。無論國民黨政治勢力上是否能成功，中共所希望的打倒軍閥和國際資本主義兩個條件能不能實現呢？和國民黨在一起恐怕容易換湯不換藥。希望他們不要忘記自己共產主義的本性啊！」



圖九：《今日》第一卷第四號（馬克斯特號），1922年5月15日。

即便和李大釗、陳獨秀對路線的意見

不同，胡鄂公還是積極活動，促進兩黨的合作。胡鄂公和李大釗都是胸襟廣闊，把救國放在第一位的人。他反覆思索，救國才是首要，路線上的差異無礙大局，團結起來才能走得更遠。他寬慰自己，心胸要開闊，方能不負初心。《今日》利用封面及中間空白版面為陳獨秀創辦的，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的《新青年》打了不少廣告。¹⁸⁴ 同是共產主義政黨，胡鄂公認為大家都是同志，對同志則絕不吝於支持。

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組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與共產國際保持密切聯繫，得到其指導與認可並獲得援助。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彭澤湘也是共產主義同志會的成員之一，在胡鄂公的支持下，李大釗把彭澤湘介紹進了俄災賑濟會，派了他任辦事員，去蘇聯參加賑災，並代表共產主義同志會當面接觸共產國際。1922年8月底，裝載賑糧的兩列火車自哈爾濱啟程赴俄，於9月底及10月初先後抵達俄羅斯重災區薩馬拉和烏法。¹⁸⁵

除此之外，胡鄂公的議員身份迎來了第三次的恢復。隨著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曹錕親信主張直接驅逐現總統，讓曹錕上任，而吳佩孚則主張採納舊國會議長等人的建議，先恢復舊國會，讓黎元洪復位，以正統之名統一全國之後，再透過國會選舉曹錕為總統。這樣一來，一可合法取消現總統，二可使北方恢復合法地位，中止西南地方以護法為由與北方對峙的局面。¹⁸⁶ 最終，他們採用了這個方式，恢復法統，迎黎元洪代行大總統職務，並解散了段祺瑞的安福國會，恢復老國會。1922年8月，國會正式召開。¹⁸⁷

恢復了議員身份後，胡鄂公的政黨工作有了更大的活動空間。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幫助中共的工人運動獲得立法方面的支持。中共在上海設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勞書）在上海領導了超過萬人的工人大罷工。勞書遷至北京後，鑒於工人運動的順利開展，希望趁機進行勞動立法。向國會提出勞動

立法的請願書，需要有議員作為介紹人，胡鄂公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開聯合會議，並介紹人議員簽署勞動立法提案，向國會正式提交勞動立法大綱十九條，並著文登於北京《晨報》、《京報》及《民權》週刊，進行鼓動宣傳。¹⁸⁸

胡鄂公、李大釗還作為執行委員，在湖南會館一起成立了北京「民權運動大同盟」，爭取人民權利和自由，尤其是集會、結社、言論、出版、遊行示威和罷工等自由。民權運動大同盟發行《民權週刊》，進行廣泛宣傳，提升民眾的民權意識。大同盟也與勞書聯合鼓動宣傳勞動立法運動。

胡鄂公的共產主義同志會很快做出了足夠大的成績，並引起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注意。共產主義同志會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及世界共產主義共和國。¹⁸⁹1922年8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馬林、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等人到北京，與中國的共產組織開會。對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們除了知道中共，另外還知道的就是共產主義同志會。共產國際約了中共與共產主義同志會一起開會，並力勸兩黨合併。隨後馬林還與胡鄂公有幾次談話，也勸胡鄂公與中共合併。胡鄂公並未拒絕，一方面繼續努力運動，爭取以革命工作獲得共產國際的認同，一方面準備黨務指南給第三國際以及中國支部，作合併的進一步討論。¹⁹⁰

此時中國在外交上尚未承認蘇俄政府。胡鄂公為此在國會中建議政府承認俄勞農政府，並找來了三十名議員聯署。在胡鄂公的推動下，共產主義勢力在政府、國會等勢力中愈來愈為人所知。支持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各方也開始運動，英國反對中俄建交，還有人開始說胡鄂公是過激派，胡鄂公不以為然。¹⁹¹8月27日，越飛設宴招待中國國會議員、賑濟俄災會委員及教育界人士，赴宴者有胡鄂公、蔡元培、胡適等十餘人。¹⁹²胡鄂公的共產主義運動取得了相當的進展，共產主義同志會獲得了很大的認可。

紅帷幕後的五重影——胡鄂公傳

作者：胡正灝

美術編輯：Dawn Kwok

編輯：青森文化編輯組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6 年 3 月

ISBN：978-988-8917-57-0

上架建議：歷史／人物傳記

定價：港幣 180 元正／新台幣 720 圓正

歷史迴響

「他日抗戰勝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將不朽矣。弟周恩來」

—— 周恩來

「余三游京華，將歸，湖北胡鄂公勸其不必，以為余之篆刻及畫，人皆重之，歸去湖南草間偷活何苦耶？」

—— 齊白石

「據香港電稱：李濟深近擬派胡南湖（鄂公）北上晉謁各方要人、並隨帶李之親筆函多件、其致張學良函……」

—— 戴笠、陳布雷致蔣介石

「若日本一旦放棄侵略政策、尊重中國主權、實現中日真正和平，孰敵孰友，中國甚易認識。」

—— 胡鄂公與日軍中將津田靜枝談判紀要

名家推薦

「他在複雜的政治局勢下，獨立思考做出判斷，是一個有底線的、有能力的俠義之人，這樣一個人物不應該被歷史忘記。我作為胡鄂公老戰友、楊度的孫子，在九十歲之際很願意向讀者推薦這本新著。」

—— 楊度之孫 楊友麒

「作者作為胡鄂公的曾孫，仍能以嚴謹的史料考證，避免了空洞的英雄敘事。推薦此書給每一位關心歷史、追尋真理的讀者。」

—— 梁思成、林徽因之曾孫女 梁周洋

ISBN 978-988-8917-57-0



9 789888 917570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歷史 / 人物傳記

定價：港幣 180 元正 / 新台幣 720 圓正